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大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

郭文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大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

郭文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 郭文斌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227-03782-8

I. 孔…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306 号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郭文斌 著

选题策划 哈若蕙
责任编辑 戎爱军 李 莉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782-8/I·100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郭文斌，祖籍甘肃，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现任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会员。

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著有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2005年6月《小说选刊》主办在京召开《大年》研讨会。

曾获国家金童奖，中央电视台电视散文奖，宁夏文艺评奖多种奖项。散文《永远的堡子》获冰心散文奖。短篇《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

有短篇和散文进入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多家排行榜，选入多家全国性年选本。散文《腊月，怀念一种花》等被收进《百年中国经典散文》，被央视国际频道推荐为“影响过我的文章”。有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

获得新浪网“中国边远地区十位实力作家”称号。被评为“2007感动宁夏十大人物”。

郭文斌的散文有一种难得的可读性和启迪意义。他能够把这个世界一闪而过的念头、思绪、稍纵即逝的感觉、体验都捕捉住，并且非常丰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使你的心锁已经尘封锈蚀，你已与世无争，说不定他的哪一篇短章，哪一句心语，哪一种感觉，哪一个字眼，甚或一篇文章的题目，会突然开启你的心锁，拨动你的心弦，让你的灵魂为之震颤起来，从而高扬起生命的风帆。

——钟正平

选题策划 哈若蕙
责任编辑 戎爱军 李 莉

序

哈若蕙

郭文斌和于丹的区别在哪里

一百次掌声

去年冬天,我随郭文斌同志到一些大中专学校传播他的安详主义,现场气氛让我震惊。在一个中学,同行的金贵同志在郭文斌讲到中间时开始画“正”字记录掌声,结束后统计,居然是八十次。如果加上没有统计的前半部分,肯定超过一百次。九十分钟的报告会学生报给安详的掌声是一百次,平均一分钟一次掌声,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我注意到,郭文斌同志为了制止掌声,采取了许多措施,或者在掌声将要起来的时候加快语速阻止掌声插进来,或者用手势打断。最后,他干脆说,为了节省时间,大家把掌声留着,完了一起送给我好吗?

这种效果在我的人生阅历中还真是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郭文斌没有像一些名人那样讲他的成名经历或花边新闻,也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讲他的传奇故事或精彩文章,而是讲传统文化,讲“孝敬惜”,讲“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青少年并不是不接受传统文化,而是看你怎么讲,怎么进入学生的心灵,是出于什么目的。

一想到那些可爱的小家伙，想到那些久违的，伴着掌声闪烁的泪光，我的心里就被感动充满，就为此生能够为安详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倍感欣慰。我要感谢那个难忘的现场，感谢文斌，感谢那些小家伙，感谢他们清脆的没有丝毫杂质的掌声，感谢他们小羊羔一样的让人心疼的眼神，连同那些永远闪烁在我记忆中的晶莹的泪光。是他们，让我日渐僵硬了的心灵开始柔软；是他们，让我被岁月蒙尘的灵魂接受洗礼。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桃报李，用真诚回报真诚，用爱回报爱。

老师们更是喜出望外。主持会议的副校长当场宣布，要把郭文斌同志的讲稿作为教材。他跟我说，其实现在的学生很挑剔的，如果他们不喜欢，就是名气再大的人，他们也可能让他爆冷场。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教育”，他说，一场顶我们一百场。他的表情和语气，让我相信他绝不是恭维文斌同志。

截至目前，郭文斌已经受邀到许多学校和单位去巡讲，光请我联系的单位就有多家。这也让我担心，如此讲下去，作为作家的郭文斌还会存在吗？文斌给我的回答是：我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无法拒绝，一看到大家渴望的目光，听到老师和家长请求的声音，我就无法拒绝。一切随缘吧。

随缘，这也许是郭文斌倡导的安详主义的题旨之一吧。

郭文斌和于丹的区别

有位读者告诉我，如果说于丹的孔子是西医，那么郭文斌的孔子就是中医；于丹解决患者的表症，郭文斌解决患者的里症；如果说于丹的孔子是花朵，郭文斌的孔子就是粮食，于丹美丽了我们的眼睛，郭文斌美丽了我们的灵魂。

认同《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和郭文斌同志的安详学说的，不单单是读者，还有专家朋友。2007年，差不多所有的年选本都选了这篇两万字的长篇散文，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2007年随笔精选》，还把它排在该书第二篇，置于散文大家余秋雨先生之后，于丹之前，可见编选者对它的偏爱。而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中国散文排行榜给了本文同样的礼遇。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评委、《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在《2007年中国散文漫谈》中，对《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一篇有着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好文章。

一篇能够解决现代人普遍精神问题的文字，是大家对《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的共识，也给这本散文集的问世提供了充分理由。

假如这个立论成立

“孔子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教他的弟子如何找到安详”。如果这个立论成立，那么郭文斌可能做了一件远比给我们捧回鲁迅文学奖更加重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大得让我常常怀疑；但一个个被他的“安详”解决了心灵困惑的读者又让我坚信这一命题不但成立，而且可能会穿越时空，影响深远。单就我的身边，就有许多被其唤醒、点燃和改变的朋友。一位对生命失去了信心，行将崩溃的女士，因为听了郭文斌的一堂课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现在已经用她的安详影响着更多像她一样的人；一位深陷在家庭矛盾中不能自拔的同志，因为读了郭文斌的文章而走出沼泽，重见阳光；等等。去年，作为一个作家，郭文斌能够当选感动宁夏十大人物，不能说和这些同志的喝彩没有关系，可以想象，他们是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给文

斌投下真正“感动”的一票。据我所知,随着郭文斌同志的努力,已经有一个长长的安详链从银川向周边展开。有人说,将来的银川,可能会因为安详而美好,而著名,我觉得还是保守了。

“孔子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教他的弟子如何找到安详”。如果这个立论成立,因为安详而美好,而著名的,将不仅仅是银川,也不仅仅是宁夏。

2008年4月8日

目 录

序 / 哈若蕊 001

■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 001

如莲的心事 031

■
点灯时分 / 036 我是一杆什么笔 / 040

腊月,怀念一种花 / 043

红色中秋 / 045 月光下的一片豆地 048

荷花沟 / 051 凉天峡 / 053

蛋黄色的办公室 / 055 生命之河 058

■
一片莽地 / 061 永远的堡子 / 077

老大 / 083 布底鞋 / 086

牵挂是一种美丽 / 089

怀念两副羽毛球拍子 / 092

等待十一点 / 094

重温一串脚印 / 096

教子日记 / 098 儿子如书 / 103

■
雪吻 / 112 学习微笑 / 114

一个人在山头 / 116 子在川上曰 / 119

时间简史 / 122 花伞 / 125
开花的春节 / 127 丢失 / 129
无法突围 / 131 就想打牌 / 133
不知道的人在说知道 / 135
想起了旧房子 / 138

■
空信封 / 141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 144
从一滴血想起你 / 147 爱情没有药 / 150
有一种感情无法面对 / 154
静夜听月 / 158 灵魂的鞋子 / 160
长辫子 / 163

■
以笔为渡 / 165
回家的路：我的文字 / 169
写作可能是一个秘密 / 174
再造之德 / 177

本书所选作品获奖、转载情况 / 184

后记 / 188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若干年前，我得了一种怪病，遍寻良医均不得治。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上苍让我碰到了一位高人。那是一个想来有点传奇色彩的邂逅。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故事的过程在此不赘，单表结果，那就是折磨我多年的顽症居然被他治好了。许多亲戚朋友问我，那人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竟有如此神效。我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开给我的全部药只是一个词儿：安详。但事实确是这样。他说所有的疾病都来自非安详，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要想康泰就要长养安详之气。我问如何才能安详。他说安详有许多层次，获得安详是一生的事情。我请教他就我而言当下应该怎么做。他说，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我问哪些书是安详的书，他给我介绍了七八部。当我听到《论语》《老子》《庄子》《六祖坛经》首先出现在他的书单中时，心中大为震动，我没有想到这些平时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竟被他配在这味“汤剂”里，以安详的名义。最后，他特别给我介绍了一本书，名叫《了凡四训》，这倒是我此前从未听闻过的。他还叮嘱我，每天用于阅读这些书的时间不能少于两小时，是否读懂并不重要，

关键是读，一遍遍地读。病急乱投医，带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按他的书单开始读书，不想身体果然渐渐好起来。两个月后，折磨人的病痛基本消失。半年后，我成了一个让大家羡慕的健康人，生活和事业也顺起来。

我首先开读的是南怀瑾老先生讲的《论语别裁》，后来直接读原著，反复地读，读着读着，从前觉得十分枯燥的文字出味儿了，活起来了，好像能够感觉到心里有一扇扇窗户打开了，那种渐次亮堂起来的感觉真是美好。后来的一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大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能我这样猜度有些大逆不道，我想那个“三十而立”，大概就是初证安详；然后他又修行了二十年，通过不惑，知天命，才达到“耳顺”境界，应该是无漏安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究竟安详了。再看有关孔子家族的报道，几千年绵延不绝，我想这可能就是安详的绵延不绝，他的子孙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万贯安详。那部《论语》本身，就是一个大安详源。由此推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不绝，也是安详的绵延不绝。又想，四大文明古国中，两个追求速度的国家都灭亡了，而两个追求安详的国家却存下来了。总之，有那么一段时间，对安详很着迷，也对有关安详的一些方法论很着迷。再后来，当安详能够被随时“操作”时，我发现它的另一面是一种全新的快乐，一种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快乐，一种能够感觉到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快乐。

有许多全新的感受想让大家分享，没有缘由。也有许多在传统儒家看来可能非常“反动”的理解想就正于大方之家，于是便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反动”是个褒义词

众所周知,孔子的核心主张是“仁”。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千余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在我看来,它和“反动”大有牵连。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怎么理解?关键在“克己”。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两个字非常简单,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的什么?众说不一。我的理解是,自己身上什么最难以管束就战胜什么。比如各种感官享受,比如贪嗔痴慢。假如我们把这些难以管束的东西称为生命的惯性,那么“克己”的过程就是战胜生命惯性的过程。按照圣哲的观点,人的成长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且彼此“性相近”,只不过因为“习”而“相远”。这种“习”在我看来就是生命的惯性,它来自欲望,来自后天的污染。因此,“克己”就是一个往回走的过程,克服生命惯性的过程,“反动”的过程。因此,“反动”在古代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它的出处我没有考证,但应该是老子的“反为道之动”。老子非常喜欢婴儿,他说你看那初生的婴儿成天啼哭却嗓子不嘶哑;你看那小拳头紧紧攥着,连大人都掰不开;你看那小鸡鸡成天挺着,却丝毫没有不雅的感觉。一切看上去都是美不可言,为什么?因为他是当初,当初最美,当初也最有生命力。婴儿脑海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没有过分的欲望,没有房子、票子、车子、位子和美女,包括自我实现等马斯洛讲的人的五种需要,在小肚子吃饱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处在安详和自足里,可谓大自在。

把一个成年人“克”成一个准婴儿状态,那个境界,应该接近于

“无我”，应该接近于孔子心中的“仁”。我们想想，当每一个人都达到“无我”境界，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有私欲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按照非此即彼的公理，那么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肯定只有苍生，只有别人了。试想，假如社会上人人心中都只有别人，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吗？因此，我一直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可能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前提，因为物质的丰富是没有止境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仁”的境界时，才有可能实现。

但这个“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古人把人的这种后天“习气”形容为“飓风”，一点也不过分。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件事是错的，不合道的，但就是忍不住去做，那个惯性真是太强大了。“习相远”，正是这种像飓风一样的“习”，使我们的“性”不再“相近”，因而人心不古，因而礼崩乐坏。为此，孔子才要我们“克己复礼”，才要我们向回走。

两个指标

在“克己”方面，颜回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颜回了。《论语》中有多处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大家最熟识的是“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甚至这样在子贡面前夸颜回：“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连他自己都不如他，这个评价够高了。但我特别看重的却是另一句赞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孔子赞扬颜回的两个依据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认为，他的三千弟子中，能够做到这两条的，没有第二个人了。孔子为何如此重

视“迁怒”？当年读《论语》，读到此处，还不服气呢，心想如果“不迁怒，不贰过”就可以是一个贤者，一个君子，那做一个贤者一个君子也未免太容易了。后来有了生活阅历，才发现孔圣简直是太伟大了，才发现是否动怒是衡量一个人修养的极重要指标、极重要的尺度。贪、嗔、痴是佛家说的三毒，三毒中治其他两毒相对容易，唯治“嗔”难，因为当一个人还“嗔”的时候，说明那个小我还在；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还有“我”在，就会有“嗔”在，“嗔”之于“我”，可谓如影随形；我们看那个“嗔”字，是一个“口”把“真”吃掉了，就是在你“嗔”的时候，是假的在做主，是鸠占鹊巢；再看那个“怒”字，是心被奴役了，被什么奴役了？被小我，或者说是假我，或者说是魔。所以孔子在《为政》篇中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直到六十才“耳顺”。就是说，他从十五岁开始“克己”，一直克了整整四十五年，到六十岁的时候才“耳顺”。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宠辱不惊，就是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开心，别人诅咒你的时候也开心，所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能够把右脸给他，别人把痰吐在你脸上你也能够说声谢谢。在众多需要我们“克”的惯性中，最难的是面子——脸皮关。当一个人能够在别人侮辱的时候不发怒，说明他的脸皮关已经过了。士可杀，不可辱，说明受辱比受杀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辱是一个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的概念。释道两家说如果“杀身成仁”为“仁”，那这个境界还不究竟，还是一个限量境界，还有一个“杀身成仁”的“求”在。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苍生，不是为了大众，而仅仅是为了那个“仁”而杀身，还不圆满，那还是一个贪，还是一个自私，只不过它更隐蔽，仍然需要“克”。甘地说，真正谦逊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谦逊。可见这个“克”是一个了不得的功夫。再比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子贡所言还是小我，还暗藏着有求，还在有为里，还在

执著里,还有一个对比的外在对象在,是贫时不怎么,富时不怎么。而孔子所言则大平常心了,是向内用功夫了,贫时向内求乐,富时向外施爱,仍然是乐。是贫时怎么,富时怎么。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功夫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耳顺”,说明那个人的小我已经没有了,大我也没有了,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不可能有那个动怒的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个“怒”了(有一次,佛陀在树下禅坐时,一位婆罗门气急败坏地上前大骂佛陀,随侍在旁边的阿难听到后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佛陀却如如不动,非常平静。婆罗门见状怒不可遏,用力吐了口水在佛陀的脸上,扬长而去。回家的路上,婆罗门想起刚刚的粗言恶行,相对佛陀的平静,感到很羞愧,于是决定向佛陀忏悔。佛陀笑答:“昨天的我,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我,还没有到;当下的我,刹那刹那生灭,请问你要向哪一个我道歉呢?”佛陀认识到世间万法本是“缘起缘灭”,所以能以平常心去对待婆罗门无礼的谩骂,这便是因见性而得到的菩提之忍,是由于深刻体悟到自性、法性本来空寂,本是不生不灭,便无所谓忍与不忍了,以至于在境界当前,能够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而当一个人没有我的时候,心里只有众生了,只有众生了,那就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作为决策者,肯定也没有失误了,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所以,只有成为一个君子,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决策者。

生活中,迁怒伤身;工作中,迁怒误事;治理国家中,迁怒甚至可以亡国。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刘备就是一个,当时举兵伐吴,就是典型的迁怒,结果被火烧连营。司马懿就修到家了,诸葛孔明以女人衣羞辱他,他也不动怒,不发兵。周瑜就不行,被诸葛亮气死了。所以最后得到天下的是司马家族。当然,这是演义中的三国,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解。1993年7月,中国“银河”号货轮